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

四十九至  
五十二

主事臣尹壯圖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十九

金紀

三

世宗

世祖皇帝諱雍本諱烏祿又名褒太祖孫睿宗子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帝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每出獵者老皆隨而觀之皇統初封葛王歷授東京留守進封趙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

國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六年五月居貞懿皇后喪  
是時海陵南伐天下騷動多有反者咸平府穆昆瓜里  
攻陷韓州據咸平將犯東京八月起復帝為東京留守  
博索路兵四百來會討瓜里復得城中子弟願為兵者  
數百人帝乃益造兵仗飾器甲以舅李石主留務大謀  
發衆會海陵使博索路總管完顏默音來討賊以兵屬  
之九月至東京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  
使存福伺帝起居適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十存福以

白海陵遂與推官李彥隆託為擊毬謀不利存福家人以其謀來告乃止不往帝嘗有疾海陵使近習來觀動靜又使摩囉歡圖淮北諸王帝愛之及討瓜里還至清河遇故吏祿錦自南來具言海陵殺其母及兄子塔納阿里布樞密使布薩呼圖等又曰且遣人來害宗室兄弟矣帝益懼李石勸帝早圖之於是以議備賊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彥隆存福至於座上執而殺之十月辛丑南征萬戶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嘉努等自山東率兵

二萬完顏默音自長安率兵五千皆來附丙午官屬諸軍勸進帝固讓良久於是親告於太祖廟還御宣政殿

即皇帝位 恭讀

御製

全願詩題金世宗云勸進協人心即符天命吉以久典外郡民艱故所忌分彊息兵戈休養籌勤恤成奢崇以儉

去文歸於質其嚴可稱者毋忘舊為棘詎祇一代然萬世胥應述按金自太祖以來用兵無寧歲及海陵無道國內

騷然賴世宗之賢勤求治理遂致人安而南北通好兩國之民並受其福至其不忘國俗屢以祖宗為訓實堪為萬

世法

聖製

所稱直覺金世宗之賢百世下猶可想見也謹錄識之

以完顏默音為右副元帥高忠建元帥左監軍完顏福

壽右監軍盧萬嘉努顯德軍節度使丁未大赦改元大  
定下詔暴海陵罪惡已酉饗將士賜官賞各有差仍給  
復三年尚書省奏請以從軍來者補諸局司承應人及  
官吏闕員帝曰舊人南征者即還何以處之必不可闕  
者量用新人可也辛亥以通吉義為參知政事以完顏  
古雲為左副元帥丁巳出內府金銀器物贍軍吏壬戌  
以晏為左丞相癸亥詔諭南京太傅尚書令張浩甲子  
張玄素上謁詔遣伊喇札巴招契丹諸部為亂者以實

圖美為元帥右都監十一月己巳朔以晏魚都元帥卒  
未以李右為參知政事己卯詔調民間馬充軍用事畢  
還主死者給價阿蘇璋殺同知中都留守事薩勒札阿  
蘇自稱中都留守璋自稱同知留守事使厚嘉努等來  
上表賀卒己詔幸中都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毋役一  
夫以擾百姓但謹圍禁嚴出入而已癸未遣左都監烏  
哲庫右都監實圖美廣寧尹布薩歡塔討契丹諸部甲  
申退尊皇考幽王為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皇妣富察



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羣臣上尊號乙酉追復東昏王帝號謚武靈廟號閔宗封子薩喇勒為許王呼塔噶為楚王戊子辭謁太祖廟及貞懿皇后園寢己丑如中都次小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壬辰次梁魚務白彥敬與赫舍哩志寧以所統軍數來上安武軍節度使奕來歸乙未完顏元宜等殺海陵於揚州先是左司郎中鄂博庫白海陵以帝在東京即位改元事海陵拊髀歎曰我固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茲非天命乎出其

書示之即預志改元事也丙申次義州丁酉宋人破陝  
州防禦使折可直降同知防禦使事李柔立死之十二  
月丁巳至中都戊午謁太祖廟己未御貞元殿受羣臣  
朝壬戌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  
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帝覽之再三詔內外大小職  
官陳便宜丙寅詔完顏古雲規措南邊及陝西等路事  
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庚午帝謂宰相曰進賢  
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

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以致仕  
翟永固為尚書左丞布薩忠義為右丞都統色克副統  
完顏布呼坐擅易置中都官吏色克除名布呼削兩階  
罷之辛未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婦賜賚有差壬申  
敕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留及失當者舉劾之乙亥  
如大房山丙子獻亭山陵禮畢欲獵左丞相宴諫曰邊  
事未寧不宜遊幸遂還宮因諭宴等曰朕常慕古之帝  
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辛巳克實

等謀反伏誅是日賜扈從明安穆昆甲士下至伊勒希  
有差賞賚河南將士以前勸農使伊喇元宜為御史大  
夫賑賜山東百姓粟帛無妻者具姓名以聞庚寅行納  
粟補官法遣右副元帥完顏默音率師討蕭幹罕壬辰  
帝謂宰執曰朕即位來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  
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又言卿等  
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公餘輒  
從自便優遊而已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

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三萬入北京師丙申以完顏思敬  
與阿林督北邊將士二月己亥起大頴為秘書丞庚子  
詔梁球等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盜賊或避賊及避徭役  
在他所者並令歸業務農有罪並與原免初帝遣遼陽  
主簿舒穆魯伊德東京麴院都監伊喇布格招契丹叛  
人為白彥敬赫舍哩志寧所害癸卯並贈鎮國上將軍  
令其家各食五品俸仍收錄其子甲辰以張浩為太師  
尚書令如故伊喇元宜為平章政事辛亥定世襲明安

穆昆遷授格癸丑詔降蕭玉敬嗣暉許霖等官放歸田里甲寅復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丙辰舒穆魯珠德勒等敗宋兵於壽安縣丁巳富察世傑取陝州甲子詔都元帥瑣都開府山東經畧邊事澤州刺史特默格及妻高福娘伏誅閏月甲戌帝謂宰相曰自今奏事勿有所隱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又言臣民上書者多敕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庚寅詔伊喇元宜秦州路規措邊事三

月己亥圖克坦喀齊喀敗宋將吳璘於德順州乙己免  
南京正隆丁夫貸役錢辛亥以廉平誠諭中外官吏癸  
亥詔河南陝西山東良民被虜為賊者釐正之夏四月  
辛未降廢帝亮為海陵郡王乙亥詔減御膳及宮中食  
物之半夏國遣使來賀即位並賀萬春節癸未夏使朝  
辭乞互市從之己丑以左丞相晏為太尉壬辰下詔征  
契丹仍諭將士毋得殺已降除奴婢以已虜為定其親  
屬使各還其家仍官為贖之五月丁酉朔以哈斯罕節

度使白彥敏為御史大夫戊戌遣高志建會北征將帥  
討契丹己亥以赫舍哩志寧為元帥右監軍右副元帥  
完顏默音元帥右監軍完顏福壽坐逗遛罷之壬寅立  
楚王允迪為皇太子丁巳費摩阿拉等敗宋兵于華州  
六月庚午以布薩忠義經畧契丹詔出內府金銀給征  
契丹軍用戊寅詔守禦居庸關古北口石門關譏察契  
丹姦細捕獲者加官賞庚辰宋遣使賀即位戊子以赫  
舍哩良弼為尚書右丞右副元帥庚寅布薩忠義大敗



幹罕干諾爾嶺西陷泉獲其弟諾爾壬辰以完顏思敬  
為元帥右都監秋七月丁酉復取原州丙午宋主傳位  
于子脊丁巳率賓軍士珠勒呼等誣完顏默音子色克  
寄書其父謀反帝覽書曰誣也訊之果誣珠勒呼伏誅  
壬戌詔發濟州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  
都統府陝西都統璋敗宋將吳璘于張義堡八月乙丑  
朔實默伯穆昆徐列等降左監軍高忠建破奚于栲栳  
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者攻破之壬申萬戶溫

持赫阿魯岱與奚戰于古北口不利詔完顏默音等禦  
之癸酉帝謂宰臣曰百姓猶上書言事卿等位居機要  
畧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  
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  
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凡上書言  
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丁丑免親屬在宮籍者  
詔完顏思敬以所部軍與大軍會討斡罕乙酉詔石琚  
等廉察河北東路丁亥詔御史臺曰卿等所劾惟諸局

行移稽緩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  
審察之契丹老和尚降辛卯罷諸闕征稅九月甲午朔  
完顏默音擒奚明安和卓圖克坦喀齊喀大敗宋將吳  
璘于德順州乙未詔赫舍哩良弼以便宜招撫奚契丹  
之叛者庚子完顏思敬獲契丹斡罕餘衆悉平壬子以  
完顏思敬為右副元帥戊午詔思敬經畧南邊癸亥圖  
克坦喀齊喀等敗宋兵于德順州宗尹復取汝州冬十  
月丁卯以完顏古雲為平章政事戊辰如山陵丙戌以

布薩忠義為尚書右丞相赫舍哩志寧為左副元帥戊子改葬睿宗皇帝于景陵大赦己丑詔赫舍哩志寧經畧南邊壬辰富察世傑持嘉烏蘇呼克敗宋兵于德順州十一月癸巳朔詔布薩忠義伐宋丁酉第職官廉能汙濫不職各為三等而黜陟之十二月乙酉遣劉仲淵等廉察東京北京等路

三年春正月壬子遣烏居仁賞勞河南軍士癸丑復取德順州二月甲子詔楊伯雄等廉問山西路庚午帝謂

宰相曰灤州饑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移於山西富民  
贍濟仍於道路計口給食壬申詔撫諭陝西庚辰太保  
都元帥瓚都薨丙戌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三月丙申  
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尚書省遣官捕之壬寅詔魏子平  
等九人分詣諸路明安穆昆勸農及廉問詔臨潢漢民  
逐食於會寧府濟信等州庚戌詔免去年租稅夏四月  
丁卯以李石為御史大夫丁丑詔吏犯贓罪雖會赦不  
叙乙酉賑山西路明安穆昆貧民給六十日糧是月取

高虢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復五月乙未以重  
五辛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  
有差帝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為常丙申宋  
人攻破靈壁虹縣己亥罷河南山東陝西統軍司置都  
統副統以完顏守道從皇太子諭以卿任執政所責非  
輕自今毋從行辛丑以布薩忠義兼都元帥癸卯河南  
路都統奚托卜嘉叛入于宋丙午宋人攻破宿州辛亥  
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尚書省請籍軍帝以四方甫定民

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赫舍哩志寧復取宿州  
乙卯中都蝗詔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六月庚  
申朔日有食之丙子詔以正隆之末濟州路逃回軍士  
為中都官軍所邀殺者官為收葬己卯觀稼於近郊秋  
七月庚戌以太子太師宗憲為平章政事以孔總襲封  
衍聖公八月庚午詔曰祖宗時有勞効未曾遷賞者可  
奏聞甲戌詔完顏守道招撫契丹餘黨戊寅詔罷契丹  
明安穆昆命諸官員年老者許存馬一二匹餘並括買

入官敕唐古德溫重九出獵國朝舊俗今扈從軍二千  
能無擾民可嚴為約束仍以錢萬貫分賜之乙酉如大  
房山丁亥薦亭于睿陵戊子還宮九月丁酉秋獵以重  
九拜天於北郊丙午詔劉仲誨等廉問車駕所經州縣  
乙卯還宮冬十月甲子大享於太廟癸酉冬獵十一月  
戊申詔求仕官輒入權要之門追一官仍降除以請求  
有所饋獻及受之者具狀奏裁庚戌百官請上尊號不  
允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



者官為收贖癸丑罷貢金線段匹甲寅以赫舍哩良弼為左丞石琚為參知政事十二月丁丑臘獵于近郊以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為常詔流民未復業增限招誘卒巳以蘇保衡為尚書右丞

四年春正月

按大金國志載大定四年正月詔造總計錄蓋世宗承海陵疲敝之後慮或有詔賜

賑粟等事而倉廩不給故造此總計以稽察出入多寡為長久計也

戊子罷路府州元

日及萬春節貢獻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甲辰元帥

府言宋遣審議官胡昉來議和好以其言失信拘昉軍  
中帝曰宋人失信行人何罪當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  
從宜措畫乙巳尚書省奏徐州民曹珪討賊江志而子  
弼亦在賊中并殺之法當補二官叙雜班帝以所奏未  
當進一官正班用之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賦役及保  
塞縣御城邊吳二村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  
辛酉獵于高陽之北庚午還都庚辰以北京粟價踴貴  
詔免今年課甲三月丙戌朔詔免北京歲課段匹一年

壬寅羣臣復請上尊號不允夏四月甲戌出宮女二十  
一人五月旱赦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毬場役夫  
乙巳詔玉競禱雨于北岳己酉命石琚等於北郊望祭  
禱雨壬子雨斡罕餘黨富色克伏誅六月甲寅朔日有  
食之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謝嶽鎮海瀆於北郊庚午  
初定祭五嶽四瀆禮辛未觀稼於近郊庚辰詔陝西元  
帥府議入蜀利害以聞秋七月壬辰故衛王襄妃及其  
子和尚以妖妄伏誅庚子以赫舍哩良弼為平章政事

八月甲寅朔以元帥府前請收復舊疆詔秋涼進發赫

舍哩志寧再以書貽宋索地及歲幣

按續通鑑綱目載宋隆興元年三月

金以書來求海泗唐鄆商州之地及歲幣八月復以書來求地宋史所載亦同今補輯

戊午以完

顏守道為尚書左丞唐古安禮為參知政事壬申帝謂

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

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己卯如大房

山辛巳致祭於山陵九月癸未還都乙酉帝謂宰臣勢

力之家親識訟請屬道達官吏徃徃屈法徇情宜一

切禁止又言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蘇  
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有冒鬻為奴者可出內庫物  
贖之乙未幸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內省堂上帝痛責其  
人俾置他所冬十月己卯命張弘信等二十四人分檢  
諸路物力十一月乙酉圖克坦克寧敗宋兵取楚州己  
丑封子永功為鄭王乙未詔進師伐宋十二月丁亥高  
景山取商州是歲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  
五年春正月乙卯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

萬三千己未宋通問使魏杞等以國書來

按大金國志載魏杞通問

在大定四年八月考宋史亦載隆興二年八月遣魏杞等為金國通問使即大定四年事也續通鑑綱目所載年月亦與二書同而惟金史載在大定五年正月蓋四年八月魏杞以書未如式未得進故金史缺之及是始至宋史亦載乾道元年正月始召通問使魏杞等至燕山正與此合 書不稱大稱姪宋皇

帝稱名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辛未命

有司旱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癸酉命元帥府以六萬

人留戍餘並放歸以宋國歲幣悉賞諸軍二月壬午以

完顏仲等為宋報問使壬寅罷納粟補官令三月壬申

羣臣奉上尊號夏四月癸卯西京留守壽王京謀反獄  
成特免死杖之除名嵐州安置丁未布薩忠義還自軍  
五月壬子赫舍哩志寧以召入見丁巳以布薩忠義為  
尚書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為平章政事還軍癸酉罷山東  
路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秋七月戊申朔罷陝西  
都統府復置統軍司於京兆徙元帥府於河中八月己  
卯烏凌阿薩刺以與宋將李世輔交通伏誅癸巳宋使  
來賀尊號九月丁未以吏部尚書高衍等為賀宋生辰

使冬十一月丙午朔帝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徧  
識臣下賢否全賴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乏人  
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癸丑辛東宮癸亥立諸路地土  
等第税法

六月春正月丙午朔宋使來賀正旦庚午敕有司宮中  
張設毋以塗金為飾二月丁亥尚書左丞相魚都元帥  
沂國公布薩忠義薨三月甲寅帝如西京庚午朝謁太  
祖廟壬申擊毬百姓縱觀夏五月戊申幸華嚴寺觀故



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之壬子詔雲中大同縣及警  
巡院給復一年壬戌詔將幸銀山諸扈從軍士賜錢五  
萬貫有敢損苗稼者並償之六月丙戌發自西京庚子  
獵于銀山秋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澤州刺史劉德裕  
等以盜用官錢伏誅冬十月甲申朝享于太廟詔免雄  
莫等州今年租十一月癸丑帝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  
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若不當則啓覬覦之心卿等必知  
人才優劣舉實才用之十二月甲戌詔有司每月朔望

及上七日母奏刑名丙申以赫舍哩良弼為尚書右丞  
相赫舍哩志寧為樞密使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服袞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  
癸丑大赦庚申以圖克坦喀齊喀為樞密副使二月丙  
申以石琚為尚書右丞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壬辰  
以李石為司徒五月丙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  
為宴樂之用以勞之甲寅以諾延溫都烏達為參知政  
事秋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閏月丁

卯觀稼於近郊戊辰永中進封許王永功封隨王甲戌  
詔遣伊喇子敬經畧北邊壬午觀稼於近郊戊子觀稼  
於北郊八月己未如大房山壬戌致祭濬陵九月乙丑  
朔還宮己巳右三部檢法官韓贊以捕蝗受賂除名詔  
吏人但犯贓罪雖會赦非持旨不叙乙酉秋獵庚寅次  
保州詔王天祺察訪所經過州縣官冬十月乙未朔帝  
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後皆避之此甚  
無謂今仍舊居止戊申還都丁巳帝謂宰臣曰近聞蟲

州同知伊喇延壽在官污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厨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以孟浩為參知政事辛酉赦有司於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罷之十一月乙丑朔帝謂宰臣曰聞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察其善惡明加黜陟十二月戊戌肇州防禦使富察通朝辭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謂左宣徽使

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是歲斷死

囚二十人

八年春正月

按大金國志載大定八年詔增權場在蔡泗唐鄧等處宋亦於光州等處置場考金

大定八年即宋乾道四年也宋史並未載置場事惟於乾道元年三月載復置權場亦未云置在光州諸處宋乾道元年在金大定五年不在八年而金史五年八年俱缺載乙丑帝謂宰臣曰朕治

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羣臣皆稱

萬歲辛未謂伊喇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  
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  
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  
太子生日及歲元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  
尤所未信如梁武帝之捨身遼道宗之賜爵其惑深矣  
庚辰行皇太子冊禮二月甲午朔制子為改嫁母服喪  
三年帝諭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思下欲干  
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三月丁丑命護衛親軍非

直日不得帶刀入宮夏四月丙午詔曰馬者軍旅所用  
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戊申擊

毬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繫社稷之

重又春秋高

按大定十七年世宗謂宰臣曰朕今年五十有五是大定八年為四十六年金史載

擊毬常武殿馬貴中以陛下春秋高為諫恐係八年以後事誤載在前也圍獵擊毬危事也

宜悉罷之帝曰朕以示習武耳五月甲子詔戶工兩部

自今宮中之飾並勿用黃金庚寅改旺國崖曰靜寧山

和爾和東川曰金蓮川秋七月甲子制盜羣牧馬者死

戊辰帝謂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令體訪庶能職官及草萊之士可助治者以聞甲戌秋獵已知次三义口帝諭點檢司曰沿路禾稼甚佳其扈從人少有蹂踐則當汝罪九月辛酉帝諭石琚等曰聞蔚州採地葦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令附冊庚午帝幸東宮癸酉帝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材凡己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果賢何必以親疎



為避忌也以魏子平為參知政事平已帝謂御史大夫  
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遂無人惟  
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別  
刺舉善惡以聞左衛將軍大磐以事就鞠磐妹為寶林  
磐屬內侍僧兒言之寶林寶林以聞命杖僧兒出磐為  
隴州防禦使冬十月乙未命涿州刺史兼提點山陵每  
以朔望致祭命圖畫功臣於太祖廟帝謂宰臣曰海陵  
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

而錄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辛亥詔罷復州歲貢鹿筋十二月戊子朔遣伊喇安招諭準布

九年春正月辛酉帝與敬嗣暉伊喇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又曰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庚午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戊

寅契丹愛實拉等謀叛伏誅二月庚寅制妄言邊關兵馬者徒二年庚子以中都等路水免稅以曹單二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甲寅詔女真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只就女真理問三月丁卯以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帝曰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詔伊喇道蕪問山東河南辛巳以大名路諸明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夏四月己丑詔宰臣宣諭百官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

亦既顯達即緘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癸巳遣富  
察烏瑁等分詣河北諸路勸明安穆昆農五月戊辰尚  
書省奏越王隨王二府所有興造應發役夫帝曰二王府  
各有引從人力及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  
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  
為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直重者奏聞六月戊戌以久  
旱命宮中毋用扇庚子雨秋七月乙卯朔罷東北路採  
珠壬申觀稼於近郊九月罷皇太子月料歲給錢五

萬貫帝謂臺臣曰比聞朝官內有攬中官物以規利者  
皆對曰不知帝曰朕尚知之而汝不知汝將安用冬十  
月辛丑以赫舍哩良弼為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為右丞  
相丙午大享于太廟十一月己未以完顏守道為平章  
政事石琚為左丞孟浩為右丞十二月丙戌詔賑臨潢  
等路諸明安民以圖克坦喀齊喀為平章政事丙午制  
職官犯公罪在官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十年春正月甲子命宮中元宵無得張燈甲戌以李石

為太尉尚書令二月甲午安化軍節度使圖克坦子溫  
副使老君努以贓罪伏誅戊申帝謂近臣曰諸護衛後  
皆治民之官其教以讀書三月壬子朔宋使來賀生辰  
帝命護衛善射者押賜宋使射宴射中有不及宋使者  
帝曰護衛十年出為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  
豈徒令飽食安卧而已弓矢不習將焉用之庚午帝謂  
參政宗叙曰卿為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合  
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為姦弊不早計料臨期

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為害非細卿既參朝政當革弊擇利行之又諭左丞石琚曰女真人徑居遼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夏五月乙卯如柳河川閏月宋遣使來祈請陵寢庚辰夏國任得敬脅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請中分其國帝問宰臣李石石等言事繫彼國請許之帝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由權臣逼奪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

却其貢物并賜仁孝以詔得敬始懼

按夏人以分國請命金史原文僅載

帝曰彼劫於權臣耳詔不許據續通鑑綱目所載較為詳晰惟有若彼不能自立則當以兵誅之一言俾任得敬逼奪姦謀為之頓挫而世宗剛正之氣昭然可見矣茲補輯 秋七月壬午秋獵救扈

從人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八月己未至

自柳河川壬申遣參知政事宗叙北巡冬十月甲寅如

霸州冬獵乙丑帝謂大臣曰比因巡獵聞固安縣令高

昌裔不職己令罷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

一階除固安令辛未帝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



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論列無為面從而退有後言

十一月宋遣使來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

按續通鑑綱目載是年閏

五月宋遣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又載十一月宋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考宋史所載亦同蓋范成大以求陵寢地及更受書禮奉使趙雄以賀生辰奉使而別函書請陵寢雖于事均無成要非歲以為常諸賀生辰正旦泛使之類金史本紀俱缺載茲補輯

十二月丙寅帝謂宰臣曰比體

中不佳在妨朝事令觀所奏事皆依條格殊無一利國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溥矣

十一年春正月丁丑封子永升為徐王永蹈為滕王永

濟為薛王壬午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  
並給俸祿之半丙申命賑南京也田明安被水災者戊  
戌尚書省奏汾陽軍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  
當奪官帝曰尚書省樞密院生日饋獻不少僅劾小官  
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帝謂宰  
臣曰往歲清暑山西以近路無畜牧之地命民五里外  
乃得耕墾今聞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命依舊耕  
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即告朕三月辛巳命有司以天水

郡公旅櫬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夏四月丁未大理卿  
李昌圖以廉問圖克坦頁舒穆魯阿瑪拉受贓不法既  
得罪狀不即黜罷杖之四十高麗國王暉弟皓廢其主  
自立詐稱讓國遣使以表來上五月辛卯詔遣吏部侍  
郎靖使高麗問故六月己酉詔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  
苑羊非急用徒勞民爾自今罷之朕居深宮勞民之事  
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戊午觀稼于近郊秋八月癸  
卯朔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治體遺闕皆可

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語凡政事所行  
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毋有所隱乙巳帝謂宰臣曰  
隨朝之官自謂歷一考則當得某職兩考則當得某職  
第務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與內除者察其公  
勤則升用之但苟簡於事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賞  
罰不明豈能勸勉庚戌帝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  
多而難於得人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  
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

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冬十月甲寅帝謂宰臣曰  
卿等凡有奏朕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  
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行未便者  
亦當改之丙寅赫舍哩良弼進曆宗實錄戊辰帝謂宰  
臣曰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為二十人如丞相韓企  
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於闕決大  
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  
比若褒顯之亦足示勸慎無遺之十一月戊寅帝幸東

宮謂皇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  
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  
治而已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  
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  
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  
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  
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丙戌朝享于太  
廟丁亥有事於圓丘石琚奏其禮帝曰祭天在誠不在

儀仗之盛前朝漢人惟務整肅此自奉耳非敬天也

據史

緯補

大赦羣臣奉上尊號十二月丙辰參知政事敬嗣

暉薨辛酉進封越王永中為趙王隨王永功曹王瀦王永成  
幽王徐王永升虞王滕王永蹈徐王薛王永濟滕王乙丑趙王  
永中曹王永功俱授明安仍命永功親治事以習為政

欽定續通志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十

金紀四

世宗二

大定十二年春正月戊寅詔有司凡陳言文字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祕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二月壬寅帝諭諸王長史曰朕選汝等

欲勸道守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未善當力陳之  
尚或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奏丙午尚書省奏清強  
官同知城陽軍事山和尚等暗察明訪皆著政聲詔進  
官旌賞速議升除庚戌帝如順州春水癸丑還都丙辰  
詔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上言者竝坐  
之三月乙亥詔贓汙之官已被庶問若仍舊職必復害  
民其遣使諸道即日罷之癸巳以前西北路招討使伊  
喇道為參知政事丁酉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夏四月

丁巳西北路納哈塔齊錦等謀反伏誅癸亥詔宰臣曰  
諸府少尹多闕員當選進士雖資敘未至而有政聲者  
擢用之荆王文以罪奪爵降授德州防禦使丙寅尚書  
右丞相赫舍哩志寧薨丁卯準布來貢五月癸酉帝如  
百花川甲戌命賑山東東路和倫民安民飢丁丑次珠  
卜奇久旱而雨戊寅觀稼禁扈從蹂踐民田癸未諭宰  
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  
其主比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

失民間什物竝償其直乙酉詔給西北路人戶牛六月甲寅如金蓮川秋九月丙子至自金蓮川丁亥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冬十月丙辰以德州防禦使文質產賜其兄之子耀珠且諭其母文之罪汝等皆當連坐念宋王有大功於國故置不問仍以家產賜汝子十一月甲戌帝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曹國公主之家

奴犯事宛平令劉彥弼杖之主怒辱彥弼帝聞之深責  
公主又以臺臣徇勢畏忌不敢言奪俸一月以陝西統軍  
使璋為御史大夫戊子帝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  
亦退帝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  
皆當與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十二月  
丁酉詔遣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  
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冀州  
民王瓊等以謀反伏誅德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辛

丑出宮女二十餘人辛亥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詔  
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以圖克坦克寧為樞密  
副使

十三年春正月癸酉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權場貿  
易誤犯邊界罪當死帝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  
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詔有司嚴禁州縣坊里為民害  
者閏月壬子詔太子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  
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洛陽縣賊攻盧氏

縣殺縣令李庭才亡入于宋三月乙卯帝謂宰臣曰魯  
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寢亡舊  
風朕曩時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  
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真風俗第  
以朕故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  
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諭太子詹事劉  
仲誨曰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  
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夏四月

己巳定出繼子所繼財產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授洛州孝子劉政太子掌飲丞乙亥帝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當遵朕教誡也辛巳更定盜祭物法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戊戌禁女真人毋得譯為漢姓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



無侍帝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念忘身及親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秋七月庚子復以會寧府為上京庚戌罷歲課雉尾八月丁卯以趙王永中為樞密使詔賜諸明安穆昆廉能三等官賞冬十月丙子以前南京留守唐古安禮為尚書右丞十一月帝謂宰臣曰外路正五品職事多闕員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壬子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帝曰近已禁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

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近民間風俗比正隆時開稍  
淳儉卿等當更務從儉素使民知所效

十四年春二月壬戌以大興尹璋使宋有罪杖之戊寅  
詔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稅三月甲午帝謂大臣曰海  
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  
之術不可狃于故常也又徧諭明安穆昆之民今後不  
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一  
日至八月終竝禁絕飲燕亦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

雖閒月有犯痛飲者抵罪又命應衛士有不閑女真語者竝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甲辰帝更名雍夏四月乙丑帝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戊辰有事于太廟以皇太子攝行事乙亥帝御垂拱殿顧謂皇太子及親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孝弟無不蒙天祐汝等宜盡孝於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妻者外屬耳可比兄弟之親乎若婦言是聽而兄

弟相違甚非理也汝等當以朕言常銘於心五月甲午如金蓮川秋九月丁亥還都癸卯帝謂侍臣曰朕自在潛邸以至于今于親屬舊知未嘗欺心有徇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永中致書河南統軍使完顏仲託以賣馬朕知而不問是自欺其心也夙夜負愧甚於抱疾冬十月

乙卯朔詔圖畫功臣二十人於衍慶宮聖武殿左右廡有司奏惟五人有謚餘十五人請考檢功狀議定謚號

以進從之

按圖畫功臣增為二十人已見大定十一年紀中此又詔圖畫功臣二十人蓋因請增定

十五人謚號而申紀之非復出也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名高

食局使諭之曰大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

可徧舉徒為虛費自今止進可口者數品而已十二月

戊寅以完顏守道為右丞相圖克坦克寧為平章政事

十五年春正月

按金史原文於正月下載闕字今無可採補謹仍其舊

秋七月丙

午辰盤與所部喀喇貝觀等內附八月宋遣湯邦彥來

申議陵寢

按續通鑑綱目載宋淳熙二年八月以左司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即世宗大定十五年

也宋史所載亦同又載邦彥至金引見金主不能措一辭而還宋史亦載淳熙三年四月丁酉湯邦彥奉使無

狀流新州編管是邦彥回已充  
使至金矣金史失載今據補輯九月辛卯高麗西京留

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綠江以東四十  
餘城內附不納閏月乙酉朔定應禁弓箭鎗刀路分惟  
品官家奴客旅等許帶弓箭帝謂左丞相良弼曰今之  
在官者須職位稱愜所望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則  
止以度日為務是豈忠臣之道耶又曰武靈時領者秉  
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為政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為  
事若克實等在會寧時一月之間杖殺二十人罪皆不

至於死海陵為人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賣直取  
死得為能乎甲戌詔年老任從政者其佐擇壯者參用  
冬十一月乙卯帝幸東宮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伊喇摩  
多之子殺妻罪帝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  
可恕摩多請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甲子  
詔宗屬未附玉牒者竝與編次丙寅帝謂親王宰執曰  
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苟不能

行誦之何益女真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處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戊午帝御廣仁殿皇太子親王侍膳帝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服此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夏四月丙戌詔京府設學養士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戊子制商賈載以舟車不得



用馬以東京留守崇尹為樞密副使秋七月壬子夏津  
縣令伊喇算卓坐贓伏誅九月己酉諭赫舍哩良弼曰  
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為緩急之備又  
諭以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博勒準等遺骸  
仰逐處訪求官為收葬冬十月丙申詔諭宰執曰諸王  
小字未嘗以女真語命之今皆當更易卿等擇名以上  
十一月壬寅朔河北東路富珠哩色色以穆昆讓其兄  
子富色里帝賢而從之令仍加色色恩賞庚申以張汝

弼為參知政事甲子以鈕枯祿罕努死節錄其子尚和為尚輦局直長十二月壬申朔詔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縣今年歲太遠今後仕及三十二年別無曾犯賊染追奪便與縣令丙子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濟帝諭宰臣曰凡已經奏斷事豈無未當者卿等但奏聞朕當改正之庚寅定權場香茶罪賞法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未真帝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若復却之豈禮體耶戊申詔於衍慶宮聖武殿西建世  
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詔西北路招討司契  
丹民戶其不與叛亂及放良奴隸可徙烏庫哩寶墨部  
令及春耕作烏都溫部圖卜圖呼魯雅凌默色請入獻  
許之庚戌詔吏部考功郎詳考諸大臣家勞績應賜功  
臣號者即以聞不許子孫自陳壬子帝謂宰臣曰宗室中  
有年高而無官稱者其先皆有功於國朕欲稍加以官  
使有名位可稱丁巳詔朝官嫁娶給假三日不須申告

壬戌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竝釋為良  
遼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孫各為安葬三月辛亥詔  
免河北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賑東京博索哈斯罕  
三路乙丑尚書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給帝曰朕嘗語  
卿等遇豐年即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  
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為國家長  
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今既不給可於鄰道取之  
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為常夏四月甲戌制世襲明安穆

昆若出仕者雖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孫襲者聽戊寅諭  
宰臣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明安  
穆昆皆太祖創業之際於國勤勞有功之人其世襲之  
官不宜以小罪奪免五月定皇家袒免以上親燕饗班  
次竝從唐制癸卯幸姚村澁閱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  
諸局承應人射柳賞有差六月己卯謂宰臣曰朕年老  
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  
面從成朕之失乙未以英王爽之子色埒為忠順軍節

度副使爽入謝帝曰朕以卿疾故特任卿子所冀卿因喜而愈也欲即加峻授恐色埒年幼未閑政務汝當訓之使有善可觀更當升擢秋七月壬子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帝問如何運致宰臣不能對帝曰卿等勿謂細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八月己巳觀稼于近郊壬申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為不稱職苔之五十一十庚辰帝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

亦以為非意謂從之恐人謂政非己出朕甚惡之令觀  
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朕惟  
取其所長夫為人之理他人之善者從之則可謂善矣  
壬午帝謂宰臣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為  
汲引惡其材勝己故耳丙戌帝謂赫舍哩邈曰臺臣糾  
察吏治之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賢也今所至輒  
受訟牒聽其妄告使為政者如何則可也九月丁酉朔  
日有食之辛丑封子永德為薛王冬十月己巳夏國進百

頭帳詔于境上却之詔以羊十萬付烏庫哩實壘部牧之收其滋息以予貧民丁丑制諸明安父任別職子須年二十五以上方許承襲辛巳帝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如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覬覦執政耳其於國政竟何所補達官如此况餘人乎昔海



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此本朝以來一人而已今監察御史田忠孺嘗上書言事當升擢以勵其餘十一月庚戌帝謂宰臣曰朕常恐重斂以困吾民自今諸路差科之煩細者亦具以聞以石琚為平章政事十二月戊辰以渤海舊俗婚娶必先攘竊禁之壬申以唐古安禮為左丞富察通為右丞帝謂宰執曰朕今年五十有五宜及朕之康強凡國家政事之未完法令之未一者修舉之

十八年春正月庚戌修起居注伊喇傑上書請毋屏人  
議事如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帝以問石琚唐古安  
禮對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戒  
人君庶幾有所畏也庚申詔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  
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  
次管莊丙子次華港己丑還宮三月乙巳命戌邊女真  
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酒丁未帝謂宰執曰縣令  
之職最為親民當得賢材用之邇來犯法者衆殊不聞

有能者比在春水見石城玉田兩縣令皆年老苟祿而已  
畿甸尚爾遠縣可知石琚對曰良鄉令焦旭慶都令  
李伯達皆能吏可任帝曰審如卿言可擢用之己酉禁  
民間無得創興寺觀獻州人殷小二等謀反伏誅夏四  
月己巳帝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臧否  
向經玉田知主簿舒穆魯耆乃能吏也可授本縣令閏  
六月辛丑命賑西南西北兩招討司民及烏庫哩實壘  
部轉戶饑秋七月丙子帝謂宰臣曰職官始犯贓罪容

有錯誤至於再犯是無改過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贓數  
多寡竝除名核罪八月丙辰以完顏守道為左丞相石  
琚為右丞相九月癸酉以唐古安禮為平章政事乙亥  
以富察通為左丞伊喇道為右丞鈕祜祿噶達爾為參  
知政事冬十月庚寅朔陝州防禦使舒穆魯錦嘉努以  
罪除名甲午御史中丞劉仲晦侍御史李瑜坐失糾察  
大長公主事各削官一階十一月庚申朔尚書省奏擬  
額爾克為刺史帝曰額爾克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

可也郡守繫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丙子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當削官一階解職帝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將不免於罪惟當用中典耳曹王府文學趙承元嘗坐與王婢姦杖百五十除名已而復用帝責宰臣曰近

問趙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嘗遣人言其才能幹  
敏故再任之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于朕  
曹王之言尚從之假皇太子有所諭則其從可知矣卿  
等公受諸屬可乎丙戌以吏部尚書烏庫哩元忠為御  
史大夫十二月庚戌封孫烏達布溫國公瑪達格金源  
郡王承慶道國公壬子羣臣奉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十九年春二月乙卯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稅三月乙  
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顏蔡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

一階帝曰以承廢人典權治此遼法也法弊則當更張  
唐宋法有可者則行之己巳帝與宰臣論史事且曰朕  
觀前史多溢美大抵史書載事貴實不必浮辭諂諛也辛未  
帝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徃徃私其黨與不肯  
明言托以他事陽不與而陰力為之地又觀古之姦人  
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徃徃中以陰事  
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為利如晉  
武欲立其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

也丁丑帝謂宰臣曰朕觀前代人臣將諫於朝與父母妻子訣示以必死同列目覩其死亦不顧身又為之諫此盡忠於國者人所難能也已卯制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科之帝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以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夏四月己丑朔詔賑西南路招討司所部民六月戊子朔詔更定制條秋七月辛未



有司奏擬趙王之子應用人從帝不許謂宰相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使侈心滋大卒難節抑諸兒入侍當語笑娛樂之際朕必淵默莅之庶知朕教戒之意常畏懼而寡過也八月戊戌以宋大觀錢當五用冬十月辛卯西南路招討使扎克丹以贓罪伏誅辛亥制知情服內成親者雖自首仍依律坐之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戊午定試令史格壬戌命歲以錢五千

貫造隨朝百官節酒及冰燭藥炭視品秩給之己巳如  
春水丙子如石城縣行宮丁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  
林為御林大淀灤為長春淀二月丁未還都三月己未  
詔有犯罪被問之官雖赦不得復職乙丑以新定明安  
穆昆詔免中都等路去年租稅辛巳以圖克坦克寧  
為尚書右丞相烏庫哩元忠為平章政事夏四月丁亥  
定冒贖罪己亥制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婦衣服聽用  
明金乙巳帝謂宰臣曰女真官多謂朕食用太儉夫一

食多費豈為美事況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為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時帳幕常用塗金為飾今則不爾但令足用何必事紛華也秋九月丙子布沙堪羣牧羅和謀叛伏誅冬十月庚辰朔更定銓注縣令丞簿格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馳鷹鷂等輒率斂部內自今並罷之士午帝謂宰臣曰近聞山後之地皆為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轉租於民皆由卿等之不察卿等當盡心勤事

母令朕察及細微也詔徙約囉河伊瑪河兩明安於大名東平等路安置戍戍帝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為公廉賢不肖何由知之及其致位通顯觀其施為方見本心如招討扎克丹初任定州同知繼為都司未嘗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名及為招討不固守人心險于山川誠難知也壬寅帝謂宰臣曰近覽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校書郎毛麾朕屢問以事善於應對真該

博老儒可除太常職事以備討論甲辰以襄為御史大夫十一月癸酉以襄為尚書右丞乙亥帝諭宰臣曰郡守選人資考雖未及庶能者則升用之以勵其餘又謂海陵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以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為是也十二月癸卯特授襲封衍聖公孔總克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欽定續通志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十一

金紀五

世宗三

大定二十一年春正月壬子以夏國請詔復綏德軍權  
場仍許就館市易帝聞山東大名等路民驕縱奢侈不  
事耕稼詔遣閔實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餘而力不  
贍者方許招人租佃仍禁農時飲酒丙辰追貶海陵煬

王亮為庶人甲子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契丹人伊喇額哩頁者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亦更宿焉三歲如一詔賜錢五百貫以為孝子之勸二月庚子還都乙巳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人聲帝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仍令所過街衢門肆不必障毀三月帝聞薊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糴之貧不能糴者貸



之以監察御史舒穆魯元禮鄭大卿

弘簡錄作鄭達卿

不糾舉

各答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遼州民宋忠思州民鄒明等亂言伏誅帝謂宰臣曰近聞宗州節度使阿索美行事多不法通州刺史完顏守能既與招討職事猶不守廉達官貴要多行非理監察未嘗舉劾阿都齊羣牧副使布薩納延取部人二毬杖至細事也乃便劾奏謂之稱職可乎今監察職事修舉者與遷擢不稱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許去官閏月辛卯漁陽令瓜尔佳伊

勒哈司候判官劉居漸以被命振貸止給富戶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傑奪俸三月乙未帝謂宰臣曰朕觀自古人君多進用讒諂若漢明帝尚為所惑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癸卯以完顏守道為太尉尚書令富察通為平章政事襄為左丞張汝弼為右丞梁肅為參知政事夏四月戊申以圖克坦克寧為左丞相唐古安禮為右丞相增築泰州臨潢府等路邊堡及屋宇庚

成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行慶宮行親祀禮  
帝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肯  
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五月戊子西  
北路招討使完顏守能以贓罪杖一百除名秋七月己  
亥以圖克坦喀寧為樞密使辛丑以完顏守道復為左  
丞相太尉如故

二十二年春三月丁丑申敕西北路招討司勒明安穆  
昆官督部人習武備甲申諭今歲行幸山後所用人夫

並以官錢和雇癸巳詔頒重修制條以張汝霖為御史大夫夏四月乙卯行監臨院務官食直法詔削明肅尊號秋七月辛巳宰臣奏事時帝少違豫宰臣請退帝使終其奏九月己丑以同知東京留守司事裔在任專恣失上下之分謫授復州刺史乙未額哩頁扎拉孫紹先韓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物出界皆處死冬十月辛丑徙河間宗室于平州庚戌裕享于太廟十一月丙子東京留守圖克坦貞以與海陵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

慎思並賜死甲申玉田縣令伊喇查生贓伏誅十二月  
辛酉立強取諸部羊馬法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午詔有司但獲強盜迹狀既明賞  
隨給之壬午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內被役之民與免  
今年租稅仍給傭直甲午大邦基伏誅二月乙巳還都  
戊申以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至聖文宣王廟庚戌以  
張仲愈為參知政事帝覽御史臺所進察州縣官罪皆  
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詔併察善惡以聞三

月丙子初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涉縣人陳圖以亂言  
伏誅壬戌敕有司為民禱雨是夕雨夏五月庚午縣令  
達春顏哲等十人以不任職罷歸甲戌命應部除官嘗  
以罪罷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狀方許授以  
縣令六月壬子右司郎中段珪卒帝曰是人甚明正可  
用如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燕人自古忠  
直者鮮遼至從遼宋至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說  
隨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

言直諫者多甚可尚也又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  
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處秋七月御史大夫張汝霖  
坐失糾舉降授棣州防禦使八月乙未觀稼于東郊以  
女真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乙巳括定  
明安穆昆戶口田土牛具以程輝為參知政事九月帝  
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命譯五經頒行之冬十一月壬  
戌朔日有食之壬申以崇尹為平章政事閏月甲午帝  
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

寬慈以至紀綱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  
餘復何為以襄為平章政事張汝弼為左丞鈕祜祿噶  
達爾為右丞張汝霖為參知政事戊午帝謂宰臣曰女  
真進士可依漢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以吏  
出身者自幼貪墨習以成性至為官不能遷改政道興  
廢實由於此庚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徐偉奏事帝謂  
宰臣曰斯人純而幹右司郎中郭邦傑直而頗躁又曰  
庶人亮自以不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圖之故不問踈近



並徙之南京豈非以漢光武宋康王之跡庶得繼大統  
故過慮若此然何其謬也十二月丁亥以烏庫哩元忠  
復為尚書右丞相

二十四年春二月癸酉帝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  
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閭宗室父老三  
月甲午帝將如上京尚書省進守國寶帝召皇太子授  
之因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  
三二年以汝守國社稷任重宜知畏慎常時觀汝甚謹

今日能紓朕憂乃見汝心孝也皇太子再三辭讓以不  
諳政務乞備扈從帝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  
讒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感動皇太子乃受  
寶壬寅遂如上京宰執以下奉辭于通州帝謂宰執曰  
卿輩皆政老宜悉心輔皇太子以副朕意又謂樞密使  
圖克坦喀寧曰朕巡省之後脫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  
細微大難圖也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  
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

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中留輔太子夏四月丙寅次東京丁卯朝謁孝寧宮給復東京百里內夏秋稅租一年在城隨闕年七十者補一官曲赦百里內犯徒二年以下罪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庚寅朝謁于慶元宮戊戌宴于皇武殿帝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六月辛酉幸阿勒楚

喀水臨漪亭壬戌闖馬于綠野淀秋七月己未帝謂宰  
臣曰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姍睦者舉  
而用之其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加懲罰丙午獵  
于巴延淀八月乙亥詔免上京今年市稅冬十月丁卯  
獵于近郊十一月辛卯還宮甲午詔有司報諭宋與高  
麗夏國上京天寒地遠正旦生日並不須遣使

二十五年春正月丁亥宴妃嬪親王公主宗室品官于  
光德殿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二月癸酉東平

尹烏庫哩思列坐怨望殺之

按宋史載淳熙十二年三月故遼林牙達實假道夏

人以伐金即大定二十五年三月也金史缺載

夏四月癸亥幸皇武殿擊毬許

士民縱觀甲子詔於率賓呼爾哈兩路明安下選三十  
穆昆為三明安移置于刷達巴罕之地以實上京壬申  
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  
一官甲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  
政帝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  
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

卿等無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大功親  
以下官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  
各有差帝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  
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帝曰吾  
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  
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帝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  
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歌畢泣

下  
恭詩通鑑輯覽

御批 至此而不懼然惕懼然失愾然感者亦無人心者矣  
按金世宗待諸宗室故老纏綿愷惻動出至誠所謂親  
賢樂利不惟當時感動即千載亦思慕不忘服膺  
聖論真足以見感化之源理有不燕而金世宗誠不愧為賢

主也 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

曲如私家之會既醉帝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己卯發上  
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帝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  
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  
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  
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五月壬寅次

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遣使如臨潢泰州勸農六月甲寅  
獵近山見田隴不治命笞田者庚申皇太子允恭薨庚  
午遣唐古鼎詣京師致祭皇太子秋九月辛巳朔次寶  
沙河賜百歲老嫗帛甲申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真  
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帝嘉歎賜食併賜帛己酉至自  
上京是日帝臨奠宣孝皇太子于熙春園冬十月丙辰  
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損詔定額為三千宰臣退  
帝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



休息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帝謂宰臣  
曰護衛年老出投臨民字尚不能書何以治民其胸中  
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見於外是強其所不能也  
天子以兆民為子不能家家而撫在用人而已知其不  
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丁丑命學士院等官凡直  
宮中午前許退十一月庚辰朔詔曰豺未祭獸不許採  
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蘇克蘇呼恐盡獸類丙  
申夏國遣使問起居戊戌以曹王永功為御史大夫十

二月戊午以皇孫瑪達格判大興尹進封原王丙寅完顏守道等坐擅增東宮諸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甲戌帝謂宰臣曰太尉守道論事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畏罪而復用何以示戒丙子帝問宰臣曰原王行事如何右丞噶達爾對曰聞都人皆稱之帝曰朕令察于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當曹豳二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真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

習則淳風將棄左丞張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噶達爾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帝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二十六年春正月甲辰如長春宮春水二月癸酉還都乙亥詔曰每季求仕人當問以疑難令剖決之其才識可取者仍察訪政迹如其言行相副即加擢用三月丁亥以大理卿闕帝問誰可右丞鈕祜祿噶達爾言前吏

部尚書唐古貢可乃授以是職已丑尚書省擬奏除授  
帝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  
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  
拘於貴近也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但無由進耳左  
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  
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却不稱任亦在沙汰而已癸巳  
帝幸香山寺賜名大永安寺給田二千畝粟七千株錢  
二萬貫丁酉以親軍完顏齊諾言詔明安穆昆皆先讀

女真字經史然後承襲帝因曰人稍通古今則不肯為非親軍麓人乃能言此審其有益何憚而不從夏四月壬子帝曰朕常日御膳槩從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若欲豐腆雖日用五十羊亦不為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朕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保之訓故不知民間疾苦夫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

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屬當選秉性正直者勿用有權術之人尚書省奏事帝曰比有上書言職官犯除名不可復用此言極當如軍期急速權可使用今天下無事復用此輩何以戒將來又詔曰今之税法考古行之但遇災傷即加蠲免五月甲申以圖克坦克寧為太尉趙王永中復為樞密使原王瑪達格為尚書右丞相賜名璟庚寅以幽王永成為御史大夫戊戌以鈕祜祿噶達爾為左丞張汝霖為右丞六月己巳帝謂宰執曰齊桓

公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  
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  
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材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  
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材當今急務也又言幹能之  
人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為優帝謂原王曰爾嘗  
讀太祖實錄乎太祖征瑪察泥淖馬不能進太祖捨馬  
而步罕都射中瑪察遂擒之創業之難如此可不思乎  
甲戌詔凡陳言文字詣登聞檢院送學士院聞奏毋經

省廷秋七月丙申以馬惠迪為參知政事八月丁丑帝  
謂宰臣曰朕於女真人未嘗不加優恤然犯賊罪雖朕  
子弟亦不能恕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宴等二十六人分  
路推排諸路物力九月丙寅帝謂宰臣曰烏塔噶叛亡  
已遣人討之可益以甲士毀其船棧無使再窺邊境也  
冬十月戊寅定職官犯賊同職相糾察法庚寅帝謂宰  
臣曰西南西北兩路委各明安穆昆官依時教練騎射  
其弛慢過期及不親監視並決罰之甲午詔增河防軍



數十一月甲辰帝謂宰臣曰女真中材傑之士朕少有  
識者蓋亦難得也新進士如圖克坦鎡瓜爾佳阿里布  
尼瑪哈鑑輩皆可用之材也起身刀筆者雖有才可用  
其蘆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今五品以上闕員甚多必資  
級相當至老有不能得者况欲至卿相手古來宰相率  
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不舉人才甚  
非朕意因顧修起居注崇璽曰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  
必能辦以其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官效其為人

也戊午以左警巡副使和碩通敏善斷擢殿中侍御史  
兼右三部司正庚申立原王璟為皇太孫甲子帝謂宰  
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勿謂  
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  
事耶其令以時訓練丙寅帝謂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  
為多非度太宗縱而弗檢遂至於廢如早為禁止當不  
至是朕每見善人忠孝蘆潔出于天性至於常人多喜  
為非苟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正

知聖人尚爾况餘人乎戊辰帝謂宰臣曰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以尼瑪哈鑑純直通敏擢皇太孫侍丞庚午帝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過而能改庶幾無咎十二月甲申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支非便帝令罷之因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沾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支兵部

遂於道路特設鋪遞此因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宮中事無大小朕常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丁亥帝謂宰臣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味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丙申帝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推排皆非被災之處帝曰必隣道也既隣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計其貲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為又曰平時用人宜

尚平直至於軍職當用權謀使人不易測可以集事唐  
太宗自少年能用兵其後雖居帝位猶不能改吮瘡翦  
鬚皆權謀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己酉以襄城令趙胤為應奉翰林文  
字胤入謝帝問宰臣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  
丞張汝霖曰人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二  
月己卯改閔宗廟號曰熙宗癸未命曲陽縣置錢監賜  
名利通乙酉帝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

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  
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丁亥命沿河京府州  
縣長貳官並帶管勾河防事己丑諭宰執曰近侍局官  
須選忠直練達之人使佞人在側將恐讒言漸漬矣又  
謂宰執曰朕聞寶坻尉蒙古特默清廉其為政何如左  
丞噶達爾對曰其部民亦稱譽之然不知所稱何事帝  
曰凡為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可進官一  
階永為令又言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

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丙申命罪人在禁  
有疾聽親屬入視三月帝謂大臣曰朕觀唐之顏真卿  
段秀實皆節義之臣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錮蔽而不  
舉也卿等當不私親故而特舉忠正之人又言國初風  
俗淳儉居家惟以布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宰羊豕朕  
每念當時節儉之風不欲妄費凡宮中之官與賜之食  
者皆有常數以此故也夏四月丙戌以崇浩為參知政  
事五月庚午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

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情亂以此有失嘗視帝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六月戊寅免中都河北等路常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秋九月己酉帝謂宰臣曰朕今歲春水所過州縣其小官多幹事蓋朕前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專任責罰不如用賞之有激勸也冬十月乙亥宋前主構殂庚辰祫享于太廟庚寅帝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侍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



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十一月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併免今年差稅甲子帝謂宰臣曰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十二月壬午宋遣

使告哀

按大金國志載宋遣告哀使邢璞來至汴京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考宋史邢璞作韋璞又未

載錫宴事而金史并未載告哀使人姓名今為附識

甲申帝諭宰臣曰人皆以奉

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左丞噶達爾曰臣等敢不盡心第才不逮耳帝曰人亦安能每事盡善但加勉勵可也戊子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二十八年春二月己丑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

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  
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三  
月丁酉朔萬春節帝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于神龍  
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帝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  
蓋言臨御久春秋高湫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  
之託以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  
丞相喀寧盡忠輔導之意於是帝自歌之皇太孫及喀  
寧和之極歡而罷戊申命隨朝官舉進士已在任才可

居翰苑者試制詔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贍者補充學士院職夏四月癸酉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丁丑以富珠哩阿喇罕為參知政事癸未命建女真太學五月丙午制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庚辰帝謂宰臣曰近聞烏塔噶有不順服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生事朕嘗思之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之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壬午以完顏博勒

和為參知政事甲申帝謂宰相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  
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耄老此  
不思之甚也阿老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補助之力惜  
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冬十月乙  
酉尚書省奏擬除授資格帝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  
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汝等但務循資守格  
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已之祿位乎不然  
是無知人之明也羣臣皆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

耳帝顧謂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帝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對十一月戊戌帝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戊申帝謂宰臣曰制條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辭夫法律歷代損益而為之彼智慮不及而有乖違本意者若行剛正

令衆易曉有何不可宜修之務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  
京御容殿帝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  
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  
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減裂  
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為姦侵剋工物上則戶工部  
官支錢度材惟務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敲漏者姦  
弊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抵罪庚戌帝謂  
宰臣曰朕近讀漢書見光武所為又有所難能者更始

既害其兄伯升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見戚容  
豈非人所難能乎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為者也右丞張  
汝霖言胡陽公主奴殺人事帝曰光武聞董宣直言而  
怒解可謂賢主矣令宣謝主則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駕  
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即  
帝位猶有布衣麓豪之氣光武所不為也十二月乙亥  
帝不豫庚辰赦天下乙酉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  
東廡丙戌以圖克坦克寧為太尉兼尚書令襄為尚書



右丞相張汝霖為平章政事劉暉為參知政事戊子詔尚書令圖克坦喀寧左丞相襄平章政事張汝霖宿於

內殿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大漸不能視朝詔遣宋高麗夏賀正旦使還癸巳帝崩於福安殿年六十七諡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陵曰興陵

世宗大定二十九年

欽定續通志卷五十一